



首页 → 专题频道 → 当代论坛 → 研究视界

## [姚新勇]彝族现代诗派论

——温暖的家园与重构的挑战\*

发布日期：2007-03-15 作者：姚新勇

【打印文章】

[摘要] 彝族现代诗派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并一直活跃于今天，但是汉族主流文学界从未关注过她，为数极少的彝诗内部的评论，也基本止于一一般的现象扫描。而本论文力图将彝族现代诗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把握，追求诗学分析与文化批评的有机结合。本论文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揭示整体性的彝族现代诗歌家园的基础意象结构和基本诗歌品质。中篇充分体会和探讨彝族诗人们在建构彝性现代诗歌家园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困惑、焦虑以至于毁灭的冲动。下篇主要从诗歌语言变革的角度出发，分析彝族诗歌写作之于汉语新诗的反叛、承继及重建的关系。

### 引言

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全面的社会转型，文学也随之发生不断的变化。在诗歌领域中最为浅表而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浪接一浪的诗歌热潮，即便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社会转型之于诗歌集体性的潮流推动力已经大大减弱，但是人们似乎还是在竭力地制造着诗歌现象，甚至像所谓“口水诗”、“梨花派”之类的垃圾，都被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且早已形成了群体创作之势的彝族现代诗派，却根本不被主流文化（学）界[1]所关注，她似乎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主流文化界的傲慢、盲视，说明了当下中国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族裔文化隔膜。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着我们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准确、全面的了解，不利于和谐、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族群关系的建构，更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本文对彝族现代诗派的讨论，虽然不可能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但至少希望能够以切实的研读与思考，拆掉这傲慢之壁上的几砖石。

宽泛意义上的“彝族现代诗”应该包括五十年代以来所有的彝族作家诗人写作，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传统彝族社会开始走向现代，诗歌也开始从民间歌唱转为作家写作，出现了以汉语写作的作家诗人。但是本文中，“彝族现代诗”只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彝族中文汉语[2]诗歌。因为这里“现代”一词的含意侧重于现代独立品格的创造，而非宽泛的“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另外由于语言的障碍笔者没有能力将彝语诗歌纳入考察范围。

新质的彝族现代诗歌写作起步于吉狄马加，自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当代彝族诗歌的写作方向转向彝族精神家园的返归之后不久，就有众多的彝族青年诗人随后跟进，[3]经过大约二十年的努力，形成了一个以大凉山籍诗人为主的彝族现代诗派。[4]这批现代诗人，既具有共同的彝文化根性和相近的诗歌品质，同时又各具特色，显示了一个成熟的诗歌流派应有的风格一致性与丰富多彩性。例如吉狄马加的素朴、开阔与浑厚，沙马浓密而忧怅的南高原抒情，阿库乌雾的凝练、奇崛的知识性写作，俣伍拉且的朴素的民歌之风，吉狄兆林与俣伍沐嘎的口语化书写，马惹拉哈的透明、硬冷、铮铮作响的音乐品质，阿苏越尔的朦胧与柔洁，由清丽走向深沉和“考古想象”的巴莫曲布嫫，略带晦涩与神秘的阿黑约夫，彝族神话史诗的现代歌手牧莎斯加，深沉、冷静而独立的阿彝，女性写作与族性杂糅的鲁鹏，自觉彝化的汉—彝诗人发星……

这群优秀诗人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就读于彝族现代诗歌的摇篮西南民族学院。[5]他们除了在中外诗歌杂志上发表作品外，还拥有自己民刊杂志，如晓夫、晓河主编的校园民刊《山鹰》，还有发星所主编的《彝风》，后者从1997年7月一直办到2005年8月。[6]发星长年不懈地进行彝族现代诗歌的推介、评论、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并于2002年编辑出版了《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而“学院派”的罗庆春（阿库乌雾）和巴莫曲布嫫，也将彝族现代诗歌的评论与更为广泛的中国少数族裔文学写作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当代彝族现代诗群的自觉与成熟。

研究彝族现代诗派，人们很自然地会从文化寻根的角度出发，但是人们所理解的文学之根，往往被不自觉地视为抽象的、形而上的“民族”[7]文化的存在，它不是被理解为退归山野的发现，就是落实为文学想象的臆造。然而彝族古代诗论家们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诗根：

“凡诗都有根，是诗都有主。根就是诗根，也就是诗影；主就是诗魂。

“诗中的影魂，魂影成一体，此体即诗根。诗主这样出。诗魂这样生，万物从根起，根就是魂。魂可变诗主，根可变诗主；主么也同样，同样变诗根。有根又有主，诗体从此生。说到诗影么，要用心去思，要靠想去寻。有影根易生，思永诗易成。” [8]

